

我欲眠，君欲眠，君因我不
眠，吃杨梅，要吃杨梅冬到
猎取野猪，猎取野猪遍地
蛇二更蛇二更长。

我欲眠，君因我不
眠，吃杨梅冬到
猎取野猪遍地
蛇二更长。

夜难行，淫雨苦难行，
野营已自无睡意，
大树遮身待天明，
几番梦不成。

满山杉，河水更相熟，
敌人屠杀空而古，
人民反抗气更高，
世界已兵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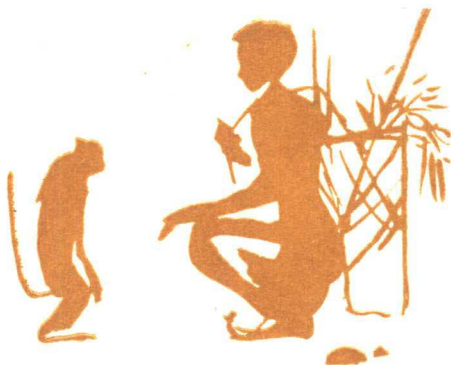
讲战术，要学的最好，
敌人找我我不打，
他不防备我偏来，
乖乖听安排。

愿人民，受难永不
他是重生亲父兄，
我是斗争好儿郎，
革命强中强。



陈毅和他的小部下

朱青著



陈毅和他的小部下

禾青著

现代出版社

陈毅和他的小部下

禾青著

现代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安外安华里504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天津市静一胶印厂印刷

787×1092 1/32 6.25印张120千字

1987年8月第一版, 1987年8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 1—7000册

ISBN 7-80028-003-9/I·1

统一书号10287·001

定价 1.35元

目 录

楔 子

- 一、蛤蟆屁股里的爆炸 (3)
- 二、咱不帮谁帮 (15)
- 三、情同父子 (31)
- 四、恐怖的大林莽 (47)
- 五、他一头扎进陈毅怀里 (54)
- 六、考试在枪声伴奏下进行 (65)
- 七、陈毅“摔跤” (75)
- 八、朽空的树干 (83)
- 九、再见啦，通人性的小猴 (90)
- 十、爷爷胳膊上的伤 (98)
- 十一、风雨黄昏 (103)
- 十二、陈毅是重感情的人 (113)

十三、他向《三国演义》学了一招…	(123)
十四、山歌报警……………	(137)
十五、雪夜红灯……………	(150)
十六、竹溪镇……………	(157)
十七、陈毅找上了门……………	(165)
十八、芦管从墙下漂出……………	(173)
十九、一个胆小人的壮举……………	(181)
二十、我不是孩子，是陈毅的小部下 ……………	(189)

楔 子

小朋友们，你们一定读过陈毅爷爷写的《赣南游击词》吧？还记得不，其中有这样几首：

叹缺粮，三月肉不尝。

夏吃杨梅冬剥笋，

猎取野猪遍山忙。

捉蛇二更长。

夜难行，淫雨苦兼旬。

野营已自无篷帐，

大树遮身待晓明。

几番梦不成。

满山抄，草木变枯焦。

敌人屠杀空前古，

人民反抗气更高，

再请把兵交。

讲战术，稳坐钓鱼台。

敌人找我偏不打，

他不防备我偏来。

乖乖听安排。

靠人民，支援永不忘。

他是重生亲父母，

我是斗争好儿郎。

革命强中强！

这些生动形象，感人至深的诗词，是陈毅爷爷在中央红军长征北上以后，留在赣南，在敌人团团围困，环境极为残酷恶劣的情况下，坚持游击战争的真实写照。可是，你们知道当时赣南的孩子们（现在他们已经是老爷爷，老奶奶啦！）是怎样在陈毅关怀教育下，机智勇敢地同敌人进行斗争，在斗争中锻炼成长的吗？

这个故事距离现在已经半个世纪了。它并没有随着时光的流逝而淡漠。当时，环境那么艰苦，斗争那么残酷，随时随地有被敌人枪杀的危险。这些孩子们却毫不畏惧，他们的心同党，同陈毅贴得那么近、那么紧！每当我想起他们，心里就激动不已。我不得不拿起笨拙的笔，把它写出来，奉献给今天的小读者。

一、蛤蟆屁股里的爆炸

崎岖的山路上跑来两个男伢子，年岁稍大的叫阿强，另一个叫虎生。他们跑得飞快，跌倒了爬起来接着跑。累得汗流满面，热气腾腾，张着大嘴呼哧呼哧直喘粗气。稚气尚存的脸上，显得紧张不安，万分焦急！

出了什么事使他们这样着急呢？

大点儿的伢子阿强，今年刚十二岁，可是个子长得很高，都快到他爷爷老篾匠的胳膊窝了，长脸盘儿，黑眉毛，两只大眼忽闪忽闪的，模样长得挺俊。就是嘴里的门牙不争气，自打前年爬树掏鸟摔掉以后，一直没长出来，成了名符其实的豁牙子。一说话就跑风漏气，把“吃”说成“旗”。他总爱用舌头舔那光溜溜的牙床子，越着急舔得越欢。虎生给他起了个外号叫“老舔阿强”。刚开始时，谁叫他“老舔阿强”，阿强就追着揍谁。后来大概习惯了，谁再叫他，他不但不再追着揍，而且答应得很响脆。这样一来，杨柳坑的叔伯婶子们，甚至连他爷爷也这样叫他。“老舔阿强”便成了他全村公认的“官号”。

阿强的爹娘都被大土豪谷星斋害死了。他和妹妹细梅跟爷爷住在杨柳坑靠村边的低矮茅屋里。爷爷是有名的竹篾匠，手艺极为高超，精湛。他编的竹桌竹椅，坚固耐用，竹子磨断了也不散架。他编的玩物摆设，玲珑精巧，造型生动，如同真的一般。他叫什么名字人们知道的很少，一提杨

柳坑的老篾匠，方圆几十里没有不知道的。

杨柳坑是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山村，座落在赣南腹地的油山脚下。四周是高峻挺拔的大山，山上是罕有人迹的原始林莽，古藤盘垣，遮天蔽日。靠近山脚处是大片大片的竹林，青翠欲滴，玲珑可爱。村周围是开阔的平坝子，阡陌纵横，水田如镜。时值深秋，稻子已经黄熟，秋风飒飒，稻浪滚滚。秀水河从村西穿山破谷而来，绕着村子转了个弯，然后经过村东向北流去。象一只弯曲的臂膀把杨柳坑揽在了中间。

这天黄昏，太阳刚刚被村西的山峦衔住，样子象一个叫人咬了一口的大烧饼，红极了，血红血红的，四周镶着桔黄色的边儿。给苍郁的群山和金色的稻浪披上了一层蝉翼似的轻薄透明的红纱。杨柳坑的黄昏，美得象神话世界一样。正在这时，阿强挑着满满一担山柴从山上走下来，夕阳照得他浑身彤红，象个闪闪发光的红孩子。肩上的柴虽然很重，但他脚步轻快，嘴里哼着当地流行的小曲儿。他走到大山口，看见路边拐角处一棵大榕树上，有好多干死的枯树枝。老榕树油性大，当柴禾最好烧。他决定把这些干树枝砍下来。他把柴担放在地上，从腰里抽出砍刀，朝大榕树走去。他边走边想，老榕树就在路边，这么好的干树枝怎么就没人砍呢？原来，这老榕树的根部有一个喇叭口形的大蚂蜂窝。赣南的这种大蚂蜂不同于一般蚂蜂，个头儿有枣子那么大，紫黑色，爱在树根儿底下打洞筑巢。这蚂蜂可是非常厉害，要是遇上蜂群能把人蜇死。因为这棵树下有蚂蜂窝，所以没人敢上树去砍树枝。阿强一心想砍树上的树枝，根本没看见地上的蚂蜂窝。他来到树下刚要往上上，突然脚下一空，正好踩

在蚂蜂窝上，蚂蜂窝被踩塌了。“汪”地一声，被激怒的大蚂蜂猛地冲出来，朝阿强劈头盖脸地袭去，在他头上脸上乱撞乱蜇！遇见这突如其来的袭击，阿强一下子慌了。他一只手护住脸，另一只手从地上捡起根树枝儿，拼命地朝蜂群扑打。可是，蚂蜂太多了，他左边儿赶走，右边又飞了来。不大一会儿工夫，他的头上脸上肿起了许多个大包。他忍着钻心的疼痛，紧咬着嘴唇，不停地挥舞树枝，同蚂蜂展开搏斗！大概是被蜇得太疼了，他不情愿地躲到附近一棵大树后头。

阿强从小死了父母，养成了非常倔强的性格，受多大委屈也从不掉泪。他要干什么事，非干成不可；干不成，饭不吃，觉不睡，一直到干成为止。他躲在大树后头，用舌头舔了舔豁牙子，不服气地看着嗡嗡乱飞乱窜，不可一世的大蚂蜂，气不打一处来。他忘了被蜇的疼痛，思谋着对付大蚂蜂的办法。想着想着，他突然眼睛一亮，脸上浮起狡黠的微笑。

他找来一些干枯的茅草，捆绑在一根木棍上，然后把茅草点着，象举着火把一样闯进“汪汪”乱飞的蜂群。这法真棒，大蚂蜂撞在火上，立即烧焦了翅膀，“叭嗒！”“叭嗒！”落到地上。好惬意！阿强左右开弓地挥舞火团，嘿！好来劲，嘴里还不停地喊：“我叫你蜇！我叫你蜇！看谁厉害！”烧死的蚂蜂落了一层，他看着这赫赫战绩，心里好不痛快！乐得直劲用舌头舔豁牙子。

正在这时，虎生从村西北蛤蟆谷急匆匆跑来。他比阿强小，也就是十来岁的样子。圆滚滚的身材，虎头虎脑的，样子挺可爱。他是阿强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看样子有什么急事

要告诉阿强，他跑得很快，胖胖的脸上挂满大颗大颗的汗珠，神情严峻而紧张。他跑到扑打蚂蜂的阿强面前，累得两手拄在膝盖上，边喘气边焦急地说：

“我那老舔哥，你还有心思打蚂蜂玩！”

阿强见虎生急成了这个样子，停止住挥舞“火把”，忙问：

“出什么事啦？”

“白狗子就要进村啦！”虎生上气不接下气地说。

“啊？！”阿强一惊，习惯地用舌头舔了舔豁牙子，“真的？你看见了？”

虎生用手一指西北方向：“都快进蛤蟆谷了！”

“走，去看看！”阿强把手中的“火把”往地上一扔，拽起虎生沿着崎岖的山间小路朝蛤蟆谷飞快地跑去。

蛤蟆谷在杨柳坑的村北，是一条南北走向、有几十丈深的细长狭谷。两岸山崖高耸，直插云霄。谷的形状象一只张着嘴的大肚蛤蟆。通向山外的谷口，是簸箕形的蛤蟆嘴；谷的中间地面开阔，是又大又圆的蛤蟆肚子；靠近村子的一段又细又窄，是蛤蟆屁股；蛤蟆屁股两侧，有两条羊肠子小路，从谷底弯弯曲曲盘上崖顶，恰似蛤蟆的两条腿。这蛤蟆谷形势险要，是杨柳坑去往赣州的唯一通道。

阿强和虎生一口气爬上蛤蟆谷东岸陡峭的崖顶，探头往谷底一看，见一队白狗子正从蛤蟆谷口走进来，象蚂蚁一样慢慢蠕动，黑鸦鸦一片，足有好几十人。一个当官的骑在高头大马上，胸前挂着个大望远镜，样子好神气！当那人走近以后，阿强认出来了，他正是谷星斋的儿子谷家荫。阿强看着仇人的儿子，气得眼珠子都瞪出来了。想起爹娘让谷星斋

活活烧死在村口大榕树下，恨不得一下子跳到谷家荫身上，一拳砸碎他的脑壳！阿强想报仇，盼报仇，想了盼了多少年，今天仇人就在眼前，能眼巴巴地放过他去吗？自己在岸上，谷家荫在谷底，不正是报仇的好时机吗？现在不动手，还等什么时候！想到这里，他狠狠一舔豁牙子，转身朝离蛤蟆谷不远的一个小山包跑去。虎生见阿强突然跑了，闹不清他去干什么，也疑惑地跟了过去。

阿强来到山包后边一棵大树下，这棵树很高，树干笔直，树尖上有一个大老鹅窝。阿强象猴子一样爬上大树，在老鹅窝里乱摸。正在孵蛋的老鹅惊得“哇—哇—”叫着飞了出来，焦急地在阿强头顶上盘旋、鸣叫。虎生不知道阿强在老鹅窝里摸什么，仰着颈使劲往上看。他见阿强从老鹅窝里摸出个黑乎乎的东西，揣在怀里，出溜下大树。虎生好纳闷，这个老鹅从老鹅窝里掏出来的是什么呢？是小老鹅？天哪！这是什么时候，还有心思掏小老鹅玩？可是，当虎生从阿强怀里摸出那东西时，惊得他瞪大了眼睛，差点儿跳起来，紧接着高兴地笑了。

原来，那是一颗手榴弹，一颗硬棒棒，沉甸甸，一扔就炸的真手榴弹！虎生又惊又喜，边抚摩手榴弹，边问阿强：

“老舔哥，哪儿来的这真家伙？”

“向涛的。”阿强随口答道。

“向涛？”虎生对这个名字很陌生，眨巴着眼问阿强：

“向涛是谁？”

“听爷爷说，他原先在谷星斋家教书，后来投奔了红军。”阿强说。

虎生还是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，急切地问：

“他为什么给你手榴弹？”

阿强摇摇头。半年前发生的那件事，又清晰地出现在他眼前。

那一天，阿强和细梅跟着老篾匠到山脚下来砍竹子，准备劈成篾条子编竹器卖。突然，竹林里飞来了一只小鸟，红嘴巴，黄肚皮儿，绿翅膀，眼圈黑白相间，好漂亮！阿强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好看的小鸟。他蹑手蹑脚地绕到小鸟背后，想把小鸟捉住。他刚伸手去捉，小鸟沿着竹枝双脚一蹦一蹦地跑了。阿强两眼死死盯住小鸟，在后边紧紧追赶。这小鸟好象是有意在逗阿强，阿强追得急，小鸟蹦得也快；阿强追得慢，小鸟蹦得也慢。阿强不知不觉追出了毛竹林，来到了蛤蟆谷东北岸的山崖下。小鸟蹦出毛竹林，一展翅，‘‘噗愣’’飞了起来，在阿强头顶上绕了两圈儿，一转身箭一样顺着蛤蟆谷飞得无影无踪了。阿强看着远远飞去的小鸟，肚皮气得鼓鼓的。

“叭！叭！”突然，远处半山腰响起急促的枪声。阿强吓了一跳，早把小鸟忘到了九霄云外。他慌忙朝响枪的方向看去，见陡峭崎岖的山路上急匆匆地跑来两个人，头上包扎着粗布包头，身穿粗布灰色裤褂，腰系深棕色腰带，赤着双脚，裤腿高高绾到膝盖上，地地道道的赣南老倌装束。他们沿着山间小路飞快地奔跑，边跑边扭头朝后看。后边有四、五个白军在追他们，边追边冲他们开枪射击。

这阵势把阿强吓坏了，他急忙躲到一块大石头后边，探出头偷偷观看，两个被追赶的老倌离他越来越近了。他突然认出其中一个向涛。阿强听爷爷说过，向涛识文断字，原先是谷星斋家的私塾先生，教他的小少爷读书。不知怎的，

向涛跟谷星斋的四姨太太彩凤勾搭上了。时间一长走漏了风声。这还了得！谷星斋一气之下，非要把向涛枪崩了不可。不知谁给向涛送了信儿，向涛吓得连滚带爬地跳墙跑了。他知道谷星斋势力大，不会轻易饶过他，自己又没有可以藏身之处，便一咬牙投奔了油山上的红军游击队。

现在，阿强见白军在追赶他，心里非常着急，想个什么办法搭救他们呢？正在这时，向涛嗖地从腰里掏出一颗手榴弹。阿强想，向涛准是等白军追上来以后，冷不丁朝白军扔去，炸死这群坏蛋。阿强暗暗佩服向涛真行，真是好样的！可是，他万万没有想到，向涛不但没向敌人扔去，反而把手榴弹扔进了路旁的草丛里！

和向涛一同跑的游击队员，见向涛把唯一的一颗手榴弹扔了，气得狠狠瞪了向涛一眼，愤怒地说：

“把武器扔掉，你……你要干什么？”

“我……”向涛神色慌乱，吓得小脸煞白，说话都有些咳咳巴巴了，“我……不……不干什么，带着它……太危险了……”

“胆小鬼！”那个游击队员要到草丛里捡手榴弹，但他看到白军已气势汹汹地追了上来，便拉着向涛转过峭壁跑进了蛤蟆谷。

阿强看着向涛远去的背影，鄙夷地用舌头舔了舔齙牙子，狠狠往地上吐了口唾沫！他心想，红军的手榴弹不能落到敌人手里，便猫着腰跑过去找到了那颗手榴弹。他抚摸着手榴弹，心里好高兴！这是个硬棒棒，沉甸甸的真家伙，一拉弦准能炸死好几个敌人。他光顾着高兴了，一抬头，发现白军已经追了过来。不好！白军追上来一定会抢走手榴弹，

说不定还得揍自己一顿。可是，把它藏在什么地方呢？还把它放回草丛？不行，一定会被敌人找到。这可怎么办呢？阿强正急得无计可想的时候，他意外地发现路旁一棵大树的树尖上有个大老鸹窝，他灵机一动，心里说：“有了！”

阿强把手榴弹揣进怀里，“噌噌”爬上大树，装作掏老鸹窝的样子把手榴弹放进老鸹窝里。

白军追到大树下，不知两个游击队朝哪边跑了。他们围着大树转了两圈儿，怀疑地问阿强：

“小孩儿，你在树上干什么？”

阿强一边往老鸹窝里摸，一边往下看着他们说：

“掏老鸹蛋。来，给你一个，接住！”

说着，阿强把一个老鸹蛋扔向说话的白军。那人没准备，下意识地伸手去接。还真准，老鸹蛋正好叫他攥住了。蛋清蛋黄流了一手，他边甩手边骂：

“生小子，真坏！你下来老子揍死你！”

另一个白军大声问阿强：

“喂，你看见那两个共匪向哪边儿跑了？”

阿强朝相反的方向胡乱一指，说：“嗯，那边儿……对，就是那边儿。”

白军背起枪，朝阿强指的方向呼三喝四地追去。

阿强爬在大树尖上，看着远去的白匪，脸上露出嘲弄的冷笑。他想把老鸹窝里的手榴弹拿出来，刚伸进手去，又停住了。他把手榴弹带回家去，爷爷怕他弄响，出危险，一定会把手榴弹没收的。说什么也不能叫爷爷没收手榴弹，他要用这颗手榴弹炸死谷星斋那个老坏蛋！想到这里，阿强决定就把手榴弹藏在老鸹窝里，藏在这里最保险了，用时再来

取，谁也发现不了。

阿强在树尖上朝四周看了看，见附近没有人，便放心地从树上爬下来。被吓走的乌鸦飞了回来，它们见窝里多了个黑乎乎的东西，从来没见过，不知道是什么玩艺儿，急得围着窝“嘎嘎”乱飞乱叫，不敢进去。过了一会儿，大概发现这东西不会动弹，是个死家伙，才放心地钻进去孵它的小老鹅。

阿强回到竹林时，爷爷已砍完竹子，正要回家去。爷爷见他走了这么长时间，问他干什么去了。他说去追一只小鸟，追了半天也没追上。爷爷对他非常娇惯，没有责备他，相信了。

就这样，手榴弹一直在这个老鹅窝里放着，每隔几天阿强就爬上去看看。今天，他见谷星斋的儿子谷家荫带领白狗子进了蛤蟆谷，别提有多高兴啦！居高临下，正好炸死这个坏蛋，报仇的机会到了，这颗手榴弹总算没有白留。

阿强和虎生这两个初生牛犊，拿着手榴弹跑回蛤蟆谷的时候，谷家荫的队伍已走到了蛤蟆屁股，眼看就要走出蛤蟆谷了。阿强心里好急，走出蛤蟆谷就没法再下手了。阿强飞快地跑到蛤蟆屁股顶上，急忙用豁牙子咬开手榴弹盖，使出浑身力气，抡圆胳膊朝谷家荫扔过去！因为他这是头回扔真手榴弹，心情非常紧张，心口呼呼呼呼狂跳，握手榴弹的手不停地瑟瑟抖动，再加上劲儿用得不是地方，手榴弹一溜歪斜地落在崖壁上横空长出一棵小树上，颠了两下，骨碌到半山腰一块大石头上。“轰！”地一声，在大石头上爆炸了。

蛤蟆谷是一条狭长空旷的深谷，回音极大。手榴弹的爆

炸声犹如头顶滚过一个炸雷，震得崖壁上的碎石浮土“喇喇”往下落，鸟雀惊恐地四散飞逃。虽然手榴弹爆炸处离沟底还有好几丈远，但这突如其来的巨响，把敌人吓得晕头转向，乱作一团。谷家荫慌忙从马上滚下来，惊叫一声：“卧倒！”

阿强见手榴弹没有炸住谷家荫，急得直跺脚，使劲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！他恨死自己了，恨自己太草包，怎么就偏偏把手榴弹扔在小树上呢！虎生也急得直劲儿唉声叹气。

自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以来，谷家荫认为红军主力已被消灭，剩下的都逃到北方去了，赣南又成了他的天下。所以，当他从蛤蟆谷通过时，根本就沒在两岸山顶上派瞭望哨。没想到却中了红军游击队的伏击。他爬在地上心里想，这下算完啦！自己在谷底，就象是罐子里的王八，红军只要有一个班的兵力，就能把他这一连人全部报销。他后悔自己太麻痹太轻敌了。好奇怪，那个手榴弹响过之后，便没有了动静。他断定不是正规红军，也不是有组织的游击队，充其量不过是些散兵游勇。他立刻来了精神，“叭！叭！”朝空中放了两枪，大声喊道：“弟兄们，冲上蛤蟆谷，给我抓活的！”

白狗子们也来了劲儿，从地上爬起来，虚张声势地喊叫着，向蛤蟆谷顶冲去。

阿强见谷家荫带领白狗子们冲了上来，拽起虎生朝东边松树林跑去。

谷家荫率领白狗子们冲上蛤蟆谷，影影绰绰看见两个人影钻进了松树林。他没看清是什么人，好象个子不高，象两个小孩子。他怀疑自己看错了，小孩子能有这么大的胆子？